

垄上诗评

文字与图片的本真凭据

——评刘小平诗歌《母亲与阿尔茨海默症》

□ 朱必松

全诗分为五小节,第一节:“母亲从不懂建筑学/却用粗糙的食物,简陋的木材/为我们,筑起一个坚如磐石的家。”这个坚如磐石的家并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或者说从贫瘠的物质基础之上,建筑了丰盈的精神大厦。母爱,是人生的第一道光,这也是我们从童年时光起眺望这个世界的一扇窗口,对整个人生具有启示录的意义。

第二节:“母亲也不懂美学/却把灰扑扑的布料,变成/我们身上熨帖的衣衫/还在胸口,绣上好看的小花。”

不懂美学的母亲却成为了世界最美的时装设计师,因为母爱是美的,因为母亲的胸怀是博大的,温暖的。我最近读了“网红书记”陈行甲的一篇笔记,他说,其在公益路上会走到人生的最后,他会带着付出了全部的爱之后的满足感去天堂拥抱自己的母亲。

读了这样的文字,是没办法不让自己深受感染的。古语云:“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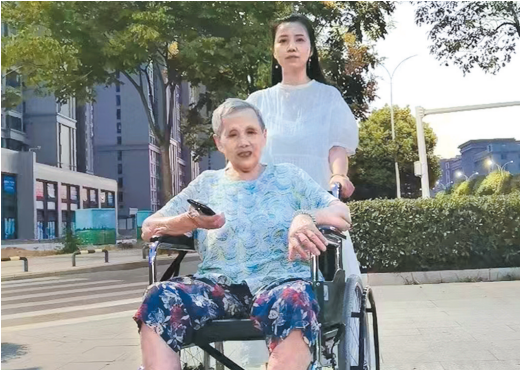
有母亲在,人生才有来路。没有母亲的人,人生只有归程。

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说:“全世界的母亲是多么的相像!她们的心始终一样,每一个母亲都有一颗极为纯真的赤子之心。”

美国当代著名作家芭芭拉·金索尔夫说:“母性的力量胜过自然界的法则。”

慈祥的母爱本身就是自然界最高的法则。

刘小平的这首短诗非常精巧,它的整个结构出其不意,它每节的第一句的“词根”和“句子”看似芜杂和错乱的,是反逻辑、反理性的。“不懂建筑学”“不懂美学”“从未上过学”“阿尔茨海默症”“那般固执”,从表面上看,这些修辞既没有逻辑关系,也没有



身患阿尔茨海默症的母亲

并列关系或说推进关系,但其却蕴藏了一种“内逻辑”“内关联”和“内张力”,正是在这看似偏离了轨道的叙述中有了多种指涉。刘小平在微信中发表这首诗时,配图了她很平静地推着母亲坐在轮椅上的照片,我认为这是全世界最美的一张照片,它传递了一种传统中孝顺的美德、一种爱的力量,一种善的力量,一种光明的力量,一种让人对这个世界可以看到有希望的力量,一种生命轮回的平静、智慧、从容、圆满和般若。那张推着母亲坐在轮椅上的照片,仿佛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女神阿芙洛狄忒的再世。

第三节:“我的母亲从未上过学校/没有学习一个汉字/却从来不会/认错我们的名字/也不会拨错一个电话。”

这种表述很干净、很澄澈,有一种圣洁的光芒。《汤姆叔叔的小屋》作者,美国女作家斯托夫人说:“母亲们是天生的哲学家。”这是古今中外对母

亲最精辟最智慧的论述。有时候母爱的力量是接纳天地日月之间的精髓的,会感应山川江河湖海神秘的魔法,是一种磅礴的贯穿外宇宙的不可思议的力量。比如我们从神话小说所看到的护犊之情,是无法解释的,它是通神灵的。也许,所有的母亲都是一尊神,无师自通。

第四节:“直到暮年,阿尔茨海默症/找上母亲/她开始意识混沌,常把几个孩子/张冠李戴。”

第五节:“可母亲仍是从前那般固执/她一把将我搂进臂弯,不容分说/你就是我家的人,你就是我的孩子!”

在这个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元的社会中,人们往往不会“家丑外扬”的,也就是整个现代性社会中,人与人似乎都戴着面具,只会呈现出自己具有张力、强势文化或说非常能够给自己形象和地位“加分”的一面,具有喜剧因子的一面,而不会展示出“疾病”“苦难”“死亡”等等具有悲剧因子的一面。但我从文字和图片中只是看到了一个女儿对母亲爱的一种真情流露,一种没有任何掩饰的本真的反哺之情,展示出她对整个世界的一种坦荡的信任和自我极度的自信。

不管是处在“疾病”中的母亲,还是健康的母亲,她们的自身都笼罩着一种光圈,这种光圈往大的方面说,就是一个民族以孝悌为传承的凝聚之力,向心之力,往小的方面讲,就是一个家庭的幸福之光,幸福的源泉。在这表象的“悲情美学”中恰恰繁衍着一种大美和大爱的意象生成。

这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能够赓续血脉的精神依据。这首诗和她推着母亲坐在轮椅上的图是真正在全社会传播了一种正能量。

心灵情感与诗美艺术的深度融合

——冰客诗歌《麦子向上》赏析

□ 党世根

诗之美,是生活美的恩赐,是生活的美经诗人加工、改造、提炼而成的珍珠。

诗歌在它几千年的反映生活、表现生活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它综合着社会、艺术对美的种种追求和趋势,表现了人们对于理想、光明的憧憬与向往。它已逐渐成为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的集萃与代表。诗人的所思所想所感,需要生动形象的语言,意蕴深厚的意象来表达,而心灵情感与诗美艺术的高度统一与结合,也就是用优秀的语言形式来完美地表达出一定深度的思想内容,既能给人以美感,又能给人以一定的启示。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诗既着重于人的心灵的揭示,又重于语言表达的张力。诗人表现生活的外部景物,也还是通过心灵情感的渗透折射来达到的。我相信,当我们读到冰客的《麦子向上》这首诗歌,情弦都不能不为之所动——

诗人的视野之所以异于常人,正在于他常常能从普通的事物中见人之所见,从平凡中去发掘诗的艺术主旨,也是诗人对于理想的执着追求和坚毅卓越的奋斗精神。一个有血有肉的身躯,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献出自己,这是何等壮烈的行为,又需要何等坚强的意志。诗人通过麦子艺术形象自喻,再现和升华了这一光辉圣洁的品格和崇高境界。

冰客的诗歌《麦子向上》与明代诗人于谦的《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有异曲同工之妙。读到《麦子向上》,我们很自然地就认可了这种艺术的渲染和赋予,这是因为诗人从麦子上发掘出的这种品格,不但有他自身的内在依据,而且也与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期望达到和仰慕钦敬的人的品质联系在一起。所以它所造成的联想便具有了社会性的丰富内涵,而不仅仅是对麦子的赞歌了。

塞·约翰逊说:“诗歌的灵魂在于创新,即创造出使人意想不到的,惊叹不已和赏心悦目的东西。”

我铸入到麦子的形象中,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诗的第二节,诗人的情感力度骤然增强,层层递进,有力地展开了诗人的情感层次,也丰富了全诗的艺术表现:“哪怕躺倒在一块锋利的刀下/割掉了头颅/流淌着民族的血/也依然挺直着身躯/保持着锋利的芒/根根直立向上/宁折不弯”,这雄奇的艺术形象,就是语言艺术的力量,这就是一种诗的气质赋予。时代精神在诗中的表现,在诗美上体现出的是崇高美与力量美。它以震撼心弦的强烈,给人以崇高感,并引人积极向上。它像庄严的雕塑,镌刻着时代、民族、人民的气质与精神。

诗的第三节,诗情又渐趋高涨,诗人以乐观的豪迈,充满深情地吟咏道:“麦子/总是在直立中完成自己一生的辉煌/在烈日暴晒下愈发金黄/用芒刺护卫着饱满的籽实/交出绿色/成熟到死/也要把直立坚守/昂首总是成为一生的写照/麦子终身不倒/倒下便是一片光明的前景”。这是全诗的最高主旨,也是诗人对于理想的执着追求和坚毅卓越的奋斗精神。一个有血有肉的身躯,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献出自己,这是何等壮烈的行为,又需要何等坚强的意志。诗人通过麦子的艺术形象自喻,再现和升华了这一光辉圣洁的品格和崇高境界。

冰客的诗歌《麦子向上》与明代诗人于谦的《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有异曲同工之妙。读到《麦子向上》,我们很自然地就认可了这种艺术的渲染和赋予,这是因为诗人从麦子上发掘出的这种品格,不但有他自身的内在依据,而且也与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期望达到和仰慕钦敬的人的品质联系在一起。所以它所造成的联想便具有了社会性的丰富内涵,而不仅仅是对麦子的赞歌了。

塞·约翰逊说:“诗歌的灵魂在于创新,即创造出使人意想不到的,惊叹不已和赏心悦目的东西。”

这正是诗人应有的追求。“写诗是沉思的生活”,在沉思中写诗,在感悟中写诗,写出来的诗歌才有厚重感,才能体现生活的底色。《麦子向上》其严密的思维,饱满圆润的布局,词语运用的灵动性,以及抽象而又缺乏意象微妙表达,对内心情感的渲染和释放,都能将诗人对生活的感悟和诠释通过精致而灵动的用词的托举表达出来,并以此来追求生活的本真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向往。

如果说,感情是诗的血脉,感觉是诗的眼睛,那么,想象就是诗的翅膀。“借物抒情”本是诗的抒情方式之一,它本身并无什么艺术价值的高低或褒贬之意,关键全在于运用者的艺术胆识和功力如何。日常生活中的冰客,温和而谦逊,淳朴而细心,颇有君子之风。这自然渗透到了他的创作,使作品呈现了温厚之美。近读冰客新近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诗歌集《故乡的原野上》,这是他继出版诗集《河西村》《总有一条路通向故乡》《乌鸦》等多部之后的又一力作。难能可贵的是他对诗歌一直怀着一份崇高的敬意,穷数年心力,探索用语言解析生命,用灵魂感知灵魂。他以故乡为依托,以饱满的情感、悲悯的情怀、诗意的审美,抒写了诗人对大地、对故乡、对自然、对乡土的热爱之情,再现了一个秀美而极富诗意的故乡。

冰客的诗歌,语言灵动、温婉又乏铿锵,气韵沉凝,结构饱满,诗意醇厚,物象与意象糅合和自然,诗歌具象托举意象,意绪清晰,诗语凝练精致,句意新颖,内景开阔而又不乏内敛,意境幽深,言简义丰,读后有绕梁三日之感。如果有人因为《麦子向上》运用了传统的抒情方式而认为它表现方法陈旧,或嫌其感情表达过于直露,这就欣赏者的喜好而言,也未可责难。但是,不必以此来否定这首诗。正如著名诗人谢克强评价他的诗说:“冰客的诗,其语言的特色是朴素、清新、明快,像是口语,却于口语中见诗思,于明朗中见含蓄,于朴素中见瑰丽。”

□ 吴晓婷

人之所感,才能把诗读进心里。

有时,叶嘉莹也用李商隐的诗来化解伤痛,治愈自己。李商隐写“天岂无情谁相待,日日虚来九万风”。而叶嘉莹化用后写下“天岂若有人相待,何惧扶摇九万风”。她曾梦到残句“独陪明月看荷花”,醒后从李商隐的三首诗中分别摘出一句,组成一首完整的诗,一扫原诗中的悲哀与绝望。她真正做到了“不向人间怨不平,相期欲火凤凰生”。汲取诗词中的力量,方能破茧成蝶,从而达到超脱的人生境界。

叶嘉莹一生都与诗词打交道,是真正地读懂了诗人,读懂了自己;并且能以诗词为养料,滋养自己被命运打击的身心。我想,这才是诗词真正的力量,这才是读诗之道。

□ 马芸

惬意。结束一天的工作,安顿好全家老小,我喜欢点亮床头灯,依偎在枕边,拉开夜读的序幕。静谧的夜里月光如水,温柔地洒在窗前,一天的疲惫,就这样一点点消解在书香之中。在老舍的《茶馆》里窥视人间的悲欢沉浮,不由得越发珍惜当下;看汪老先生的《慢煮生活》,感受一花一叶、一茶一饭,体会凡小事的幸福滋味;随木心先生听《云雀叫了一整天》,从慢慢品味爱的力量,用慢下来的节奏感受时间的浪漫。成家立业后的夜读时光,是让自己放松、休憩的最佳时光。

“客散茶甘留舌本,睡余书味在胸中。”美好的夜读时光不仅让人轻松愉悦,更能让人内心平静、回归本真,从容而淡定地面对漫长的人生旅程。

书人书语

一家三代人的翻译路

□ 刘乐源

说起翻译,我们一家三代人虽非翻译专业出身,但却和不同语种的翻译有着不解之缘。

爷爷是解放前的大学生、进步人士。

1938年,爷爷在汉口读高中,后考入四川大学,谋求知识报国,当时在学校学习了英语、德语等外语。1942年,爷爷到黄埔军校成都分校参加短训班,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一本英德词典和数本外语杂志伴随他经历了一次次生死攸关考验,用“翻译”度过人生最暗淡的时光。

新中国成立前夕,爷爷跟随部队起义加入光荣的解放军,后来在部队短训班里学习了俄语。1955年参与武汉长江大桥修建时,爷爷在苏联援华专家的帮助下,尝试翻译了一些图纸资料。

上世纪50年代末,爷爷从部队转业到荆州地区工作,仍坚持订阅苏联画报等刊物,同苏联邮友通信交换邮票,不断提升自己的俄语水平。上世纪80年代末,中苏关系正常化后,爷爷恢复了和苏联邮友的联系,继续交换邮票,阅读俄语刊物,直至1993年去世。近几年,我将爷爷的遗物、藏品整理分类后,先后捐赠给重庆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等单位。

父亲从小受家庭环境影响,也在不知不觉间走上“翻译路”。高考恢复的前两年,父亲经常将英语单词纸片插到《毛主席语录》里,以便随时随地记单词。经过几年努力,父亲考上当地一所师范学院物理系,大学期间辅修了日语。他梦想成为一名中学物理老师,但事与愿违,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工厂,从事机械设备维护等工作。

当时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地中日合作医院、企业渐渐多了起来。父亲利用大学时的日语基础,加上后期努力,在日本专家和翻译不在时,自己也能够翻译设备说明书了,同时也在当地结交了不少日本朋友。上世纪90年代中期,父亲经常带日本朋友来家里做客,日本客人带来的奇特小礼物、精美邮票和童话绘本让我的童年增色不少。

我对朝/韩语产生兴趣是在6岁那年。当时家里书柜上有几本书显得尤为特别,书里的文字和拉丁字母及汉字完全不同,我觉得很有意思,这种文字像是一种神秘的外星符号,让我产生了想要去解读它的欲望。问过父亲后得知,这些是朝鲜战友和同学送给爷爷的《金日成选集》《与世纪同行》《朝鲜革命歌曲集》等书籍。

从小学到初中,我和几名朝鲜、韩国邮友通信往来,在交换邮票时,也对朝/韩语有了更多了解。后来我到韩国留学、工作6年多,走遍了韩国的每个城市,甚至通过电视台牵线搭桥找到了一名当年和我有过书信往来的邮友,时隔10多年在韩国相见,真是感慨万千。我在韩国庆熙大学留学时,还利用寒暑假就近在韩国外国语大学、高丽大学报读了日语培训班和中韩语翻译课程,为日后从事翻译工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回国后,我在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2013年回到家乡,成为一名专职韩语翻译。工作两年后,我选择辞职周游世界,两年内陆续穷游了20多个国家和地区,去了爷爷和父亲日记本里多次出现的一些地名:东京、河内、金边、万象、雅加达、莫斯科、柏林、布达佩斯、布拉格……当然,也花光了所有积蓄。当时,作为一名自由译者,我的翻译工作也一直没有中断,穷游的同时为中韩两国的政府机构、企业做了不少笔译。

2017年,旅行结束,我一边读在职研究生一边找工作、参加各种考试。尽管不再从事专职翻译工作,但每天阅读朝/韩语刊物的习惯一直坚持至今。如今在基层工作,虽无节假日和周末,但我每天仍会利用早晨和中午时间阅读朝/韩语刊物,坚持做一些笔译工作。

爷爷早已离去,父亲也已退休,他们所处的时代已成为历史,但我相信他们对翻译工作的热情永不过时,会在家族传承下去。尽管未来翻译之路不会一帆风顺,我仍会坚守初心,发扬传统,不断挑战自我。

作家印象

我喜欢和“有味道”的人打交道,与其交往,如入芝兰之室,张虎垠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有味道”的人。

2019年元月11日下午,接到读高中时的班主任程老师打来的电话,老师推荐我阅读张先生2018年10月出版的新作《诗咏中华五千年》,程老师说:“我很少佩服身边的人,当我读了张先生的新作后,他的执著精神和在诗词上的心力功力深深打动了我,我推荐你去阅读;他是我的好朋友,也是你南到的老乡,他叫张虎垠。”接完电话,我在大脑里仔细搜索张虎垠先生的名字,隐隐约约中只有点模糊的猜测的影子印象,可能是我俩年龄差距有点大,或许是张先生多年一直在外发展,没想到,老家还有一位文化名人,我怎么从没听说,我立即拨通了伯父的电话,想确认证一下,事实的确如此,说张先生自幼天赋极高,爱好古诗词,喜欢舞文弄墨,在外发展得很好。

当晚8点左右,张先生加我微信,我们互相客套招呼了几句,一个儒雅的长者风范映入眼帘,他的一字一句都很有文化品味,绝不仅仅是老乡的气息,他不仅仅是有点转圜亲的缘故,更多的是,他让我有一种对文化的顶礼膜拜和虔诚的心念,要不是隔得远,真想马上面见张先生。元月14日晚,我在期待中收到了张先生邮寄过来的新作《诗咏中华五千年》,还免费赠送我一本《雲霓唱和切磋》,出乎意料的是两本书都有签名,我很喜欢这份心意,所以,在第一时间,我在微信中回复张先生:特别喜欢您的签名,有家乡的味道。张先生说:喜欢就好,有时间可以读读。

我是一个历史文盲,最多只能在历史书里认识几个方块字,罢了。张先生的新作,恰似一部华夏五千年的历史诗卷,我读过一部分,由于本人对历史认知不够,加之对诗词领悟欠佳,只能读读停停,还好,女儿喜欢历史,借书当历史词典去用了,也算是没有辜负程张二位老师的一番苦心吧。

张先生的新作出版后,如和风细雨,细嗅薇云,激起了神州文坛一次全新的诗词热浪,神州文学家园多次隆重推荐《精品美诗专辑》,各大媒体纷纷争相宣传,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更是“文化人的魅力”。我也收藏了2019年5月21日《荆州日报》第6版的专题报道,这就是对“文化的敬畏和对文化人的敬爱”。张先生花了10年时间潜心写作修炼诗词,他深居简出朴实真诚的为人之道是我的榜样。

三人行,必有我师。在人生的每一个角落处,都会有值得尊敬的人和事,或许,需要我们去慢慢发现。愿张先生的人生如诗,有故事有生命力,也愿张先生的诗如人生,有责任有归宿感。

书香一瓣

叶嘉莹是国学大家,一直致力于对中国传统诗词的研究。有幸读到这本《美玉生烟》,书中叶嘉莹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对李商隐坎坷的人生故事及诗歌进行了独到的解读。在两位大师跨越千年的互动中,我也得以窥见关于如何读诗的一点门道。

读诗,要透过表层看深意。李商隐写过不少爱情诗,大都风格艳丽,优美动人。不少人从词句中捕风捉影,对诗中女子的身份乱加猜测。叶嘉莹不这样认为,她从诗人内心真实的感情出发,发现李商隐很多爱情诗都有寄托和寓意。广为流传的《锦瑟》不是李商隐悼念亡妻之作,而是他在晚年回顾自己年轻时那些美好的志愿和理想,发现到头来不过是一场梦境,转瞬成空。《燕台四首》也不是他与

读诗之道

柳枝之间的爱情故事,而是借女子写自己无穷尽的追寻。读诗,要先明白作者真正的处境和内心感受,才能对诗意做出正确的解读,否则就会与作者的本意背道而驰。

读诗,也要与诗人共情。叶嘉莹一生历经坎坷,饱经风霜。李商隐也是如此。10岁时,父亲客死他乡。为了安葬父亲,他“躬奉板輿,以引升旌”;为了侍奉母亲,他“佣书贩春”。叶嘉莹能够读懂李商隐的悲哀与苦痛,读到李商隐的“何当百忆莲花上,一莲花见佛身”时,她被诗人真挚的情感而感动,写下“如来原是幻,何以渡苍生”。读到李商隐为了求生而被迫写的文字时,她也替李商隐悲哀,为其才华而叹惋。正是与诗人产生共鸣,知诗人之所知,感诗

拥衾夜读,枕书暖梦

“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不知从何时起,我开始爱上了夜读时光。一帘风月,一盏灯光,一个人,静静翻开一页页纸张,氤氲的书香中,就连冷漠的黑夜也变得温柔起来。

儿时夜读,读的是童话故事无忧无虑的快乐。星空深邃,长夜漫漫,床头的故事书,就像可爱的夜精灵,点缀着寂寥的黑夜。《西游记》中爱偷懒、爱偷吃、爱耍赖的猪八戒,常令我忍俊不禁;《舒克贝塔历险记》里,两兄弟不惧困难、大胆冒险,一路上趣事不断;《淘气包马小跳》里的主人公,时而调皮捣蛋搞恶作剧,时而勇敢善良的帮助身边人,他的快乐气息渲染着整个童年。儿时的夜读时光,充满无穷无尽的欢愉。

学生时代的夜读,读的是卸下学业后的松弛与自由。夜幕降临,宿舍熄灯,黑乎乎的屋子里,只剩下时钟的滴答声。窗外的月光忽明忽暗,就连风,似乎也想放松一番,轻轻荡漾着。当一切就绪,我的夜读时刻来了。我喜欢钻进被窝,用胳膊撑起一小片空间,借着夜灯的光亮,轻轻叩开另一个世界的门窗。陶醉于梭罗笔下的《瓦尔登湖》,驻足在原始的大自然中,感受风的温柔、雨的浪漫;又或是追随《小王子》的步伐,前往不同的星球,在期待与等待中,品味生命的本真,感受幸福的涌动。学生时代的夜读时光,真是充满无边自由。

成家立业后的夜读,读的是疲惫消弭后的轻松与